

人间词话



时 代 经 典 文 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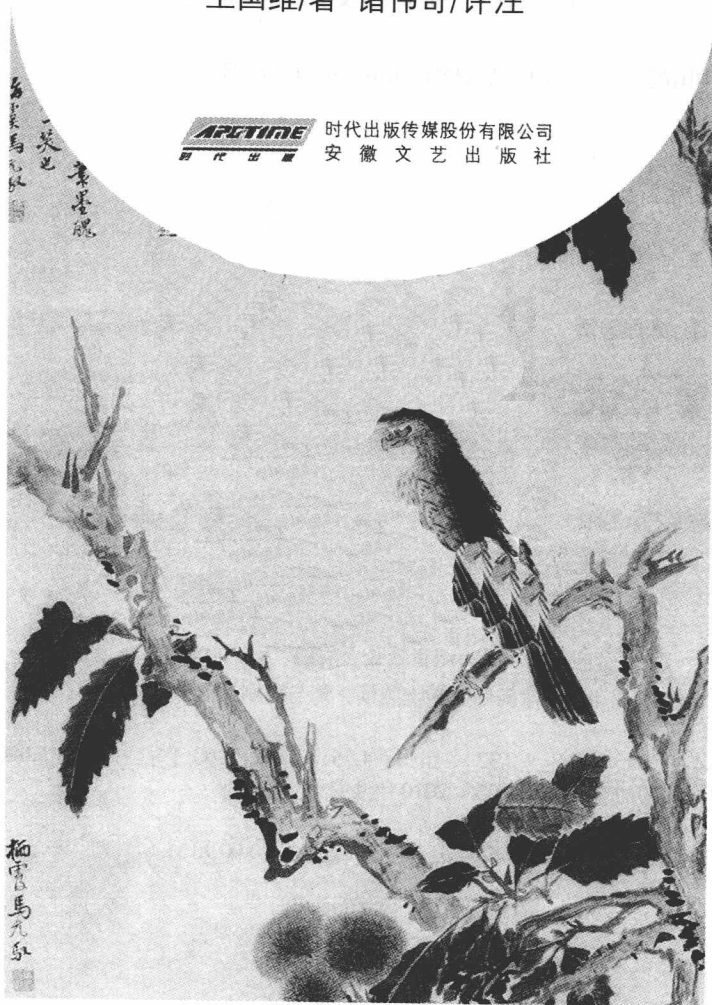
人间词话

Renjian Ci Hua

王国维/著 诸伟奇/评注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
笑
也
喜
墨
踪

柳
官
馬
九
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词话 / 王国维著; 诸伟奇评注.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4
(时代经典文库)

ISBN 978-7-5396-3377-0

I. 人… II. ①王…②诸… III. 词话(文学) — 中国 — 近代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3773 号

书名: 人间词话 作者: 王国维 著 诸伟奇 评注

出版人: 唐伽 策 划: 朱寒冬 温涓
责任编辑: 秦雯 装帧设计: 丁明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电话: (0551) 3533889

印 制: 合肥芳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551)46567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889 × 1194 1 / 32 印张: 4.75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5,000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6-3377-0

定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者的话

本套丛书称为“时代经典文库”，释义有三：

一是时代。旨在紧随时代步伐，与时俱进，推出常读常新的作品，彰显时代出版的品牌。

二是经典。为陶冶性情，提高素养，遴选一批读者愿意看又必须读的经典名著。

三是文库。为便于收藏，采用开放式结构，统一风格，陆续推出，形成一个品种齐全、质量精美的文库。

本套丛书编选精、点校严，价格低廉，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珍爱。

安徽文艺出版社

前 言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论词最有影响的著作，被称为中国古典诗学的辉煌终结和现代文艺美学的萌芽。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号观堂、永观，清末浙江海宁人，是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最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自幼聪颖，酷好读书，七岁入私塾，十六岁中秀才，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二十岁时与莫氏成婚。1898年赴上海，在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馆主的《时务报》从事书记、校对之职，业余入东文学社学习外语。1901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去日本留学，然因病于当年返国。回国后，协助罗振玉编辑《教育世界》，并先后任通州、苏州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课。1906年，赴北京就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后改学部图书局编修、名词馆协修。1907年7月莫氏病逝，1908年3月继娶潘氏。辛亥革命后，再随罗振玉东渡日本。1916年2月回国，任《学术丛编》编辑和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定居上

海。1922年1月，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5月抵京，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1925年4月，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研究导师。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在世的五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多变故、最为动荡的时代，仅其亲身经历的重大变故就有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庚子之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及讨袁战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北洋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乃至北伐战争。王国维虽无意于现实政治生活，然却具有对人世、对民族的深挚情感和悲悯心怀，故而每一次世变的苦难，都给他内心留下了极为巨大的创痛。王国维一生的学术研究，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变。甲午战后，他和众多国内有识之士一样，起初亦有志于新学（理、化、外语等实用之学），而实际接触后，却对哲学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辛亥革命后，他完全摒弃对哲学、文学的研究，转而潜心于考证之学。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反映了他对学术理想的不懈追寻和对精神独立、内心平静的强烈需求。

王国维是个“感性与知性并美的天才”（叶嘉莹语）。他以精严的理性思辨、敏锐的感性直观、跳跃的想象能力和全身心的生命投入，在其所涉猎的史学、文学、哲学、美学、古文字学、校勘学、地理学、金石学、敦煌学诸领域无不取得了重要的建树，成为一代学术大师，被誉为“新史学的开山”和“近代中国的美学之父”。其实，王国维留给世人的，不仅是那些精湛的开一代风气的学术成果和崭新的闪烁着科学光芒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和思想。正如陈寅恪所说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

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王国维一生著述堪称宏富,其身后结集的有《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等。在其所有著作中,最负盛名的当数《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在《国粹学报》上分三期连载,共六十四则,由王国维亲自定稿。1926年,俞平伯据《国粹学报》录出付朴社出版单行本。王国维逝世后,赵万里从王的手稿中录出未发表的词话删稿四十四则,又别录《蕙风琴趣评语》二则与王氏平日论词语二则,计四十八则;另附录王氏论诗语二十三则,题为《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发表于《小说月报》。其后,两《遗书》皆收《人间词话》为二卷,以原来的六十四则为上卷,赵辑的为下卷。1939年,徐调孚应开明书局之约编《校注人间词话》,除此二卷外,复辑得王氏论词片段文字并《人间词甲乙稿》序两篇,共十八则,为补遗一卷。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其《人间词话》由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校订者于《校订后记》中确认:“以王氏手自删定,刊于《国粹学报》者为《人间词话》”;“以王氏所删弃者为《人间词话删稿》”;“以各家所录王氏论词之语而原非《人间词话》组成部分者为附录”。全书共收王氏手定词话六十四则,删稿四十九则,附录二十九则。该本是“根据王氏原意”的最完备、最准确的本子。学界称之通行本或人文本。

《人间词话》(六十四则)大致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九则,是王国维有关境界基本理论的论述,亦即其评

词标准的理论性标示,其中涉及审美批评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第二部分自第十至五十二则,是历代词人及其创作的评论,包括李白、温庭筠、李煜、冯延巳、梅尧臣、欧阳修、秦观、苏轼、周邦彦、辛弃疾、陆游、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张炎、周密,乃至纳兰性德等。其间结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论述了境界创造以及作家修养方面的问题,与第一部分所提出的理论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第三部分自第五十三至六十四则,主要论说历代文学体式的演进及诗词创作的某些具体问题,是对上面两部分的延伸和补充。

在我国盈篇累牍的诗话词话中,《人间词话》是一部最具新意、最有价值的著作。它虽然运用的是中国传统词说的批评形式,却体现了现代的审美意趣和批评精神。全书融会中西,承前启后,既有对传统词学的继承和突破,也有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和融通。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不仅是对客观事物的形象化描述,而且包含着诗人的独特感受和感情色彩,它能够引起作者、读者之间的感情交流,产生共鸣,引发联想。这种“境界”说,较之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说,王士禛的“神韵天然”、“得意忘言”的“神韵”说,都要准确具体得多。词话篇幅很小,但涉及方面很多,容量很大,如俞平伯所言:“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愜心贵当之言。”其中的真知灼见往往超越文学和美学领域,给人以深刻的哲理之思。词话文字极其简约精美,读者读这样的美文,会有诗一样的韵味、禅一样的感悟,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升华。

《人间词话》诞生近百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也产生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因素,这期间的研究也有过曲解和周折,但总体上,人们是越来越加深了对《人间词话》的理解和领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卓越成就和不朽价值,并借以推进、深化了对文艺学、美学的研究。

本次评析,以人文本《人间词话》为底本,并参校已出诸本。囿于“文库”体例,对词话删稿和附录一般不作评析,仅作必要的注释。评析中,广泛阅读、学习了前人及时贤有关《人间词话》的论著,其中于叶嘉莹先生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获益尤甚,在此谨致谢忱。新的修订本又加了“集评”,旨在汇集历年诸家评论之要点。

昔年,俞平伯先生在《重印〈人间词话〉序》中说:“颇思得暇引申其义,却恐佛头着粪,遂终于不为。”俞先生不为者,不才竟为之,然亦深恐“佛头着粪”之讥矣。

诸伟奇

2009年12月于安徽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一	1
二	4
三	6
四	9
五	11
六	13
七	16
八	18
九	20
十	23
十一	25
十二	27
十三	29
十四	31
十五	33

十六	35
十七	37
十八	39
十九	41
二十	43
二十一	45
二十二	47
二十三	49
二十四	51
二十五	53
二十六	55
二十七	57
二十八	59
二十九	61
三十	63
三十一	65
三十二	67
三十三	69
三十四	71
三十五	73
三十六	75
三十七	77
三十八	79
三十九	82
四十	85
四十一	89
四十二	91
四十三	93
四十四	96

四十五	97
四十六	99
四十七	101
四十八	103
四十九	105
五十	107
五十一	109
五十二	111
五十三	113
五十四	115
五十五	117
五十六	119
五十七	121
五十八	123
五十九	125
六十	127
六十一	130
六十二	132
六十三	135
六十四	137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赏析】“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核心思想。自来学人对王国维“境界”一词歧见甚多。显然，这里所讲的“境界”，已不是这个词的本义，也不同于在佛典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借用义（尽管王国维思想很受佛学影响），而是一种艺术理论的范畴，是文艺评论中的一个术语指称。“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王国维认为词（及其他文艺创作）的优劣，首先在于境界的有无和深浅：好的词，要情景相融，物我无隔，“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姜夔《白石诗说》）；要表现出高格调、高风骨，如屈原、陶潜、杜甫、苏轼及文天祥的作品；要有名句，如李后主亡国后之作及欧阳修、苏轼、周邦彦、辛弃疾词作中的佳句。王国维独赞五代、北宋之词，认为这些词达到了“有境界”的标准，这体现了他的审美标准和鉴赏喜好，有见地，但也有偏颇。《汉语大词典》、《辞海》等工具书于“境界”条释义，皆未收这一专门术语义项。

【集评】

顾 随

境界之定义为何？静安先生亦尝言之。余意不如代以“人生”二字，较为显著，亦且不空虚也。

《评点王国维〈人间词话〉》(1930年),《顾随全集·著述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唐圭璋

予谓境界固为词中紧要之事,然不可舍情韵而专倡此二字,境界亦自人心中体会得来,不能截然独立。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并不专在境界上。而只是一二名句,亦不足包括境界,且不足以尽全词之美妙。上乘作品,往往情境交融,一片浑成,不能强分;即如《花间集》及二主之词,吾人岂能割裂单句,以为独绝在是耶?!

《评〈人间词话〉》,《斯文》卷一,第21—22合期,1941年8月

李泽厚

“意境”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样,是比“形象”(“象”)、“情感”(“情”)更高一级的美学范畴。因为它们不但包含了“象”“情”两个方面,而且还特别扬弃了它们的主(“情”)客(“象”)观的片面性而构成了一完整统一、独立的艺术存在。

《“意境”杂谈》,《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16日

叶朗

王国维用了一些西方美学的概念来解释“意境”。但是他没有把握住意境说的精髓。根据他的解释,“意境”(或“境界”)这个范畴就等同于一般的艺术形象的范畴,即等同于“意象”这个范畴,而不再是一个独特的范畴。因此,如果我们不停留于表面的术语,而是从实质看问题,那就应该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并不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说的范围,而是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说的范围。

《中国美学史大纲》,第6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夏中义

因为“境界”二字就其词源而论,似仅指人类精神高度,这就很难用来涵盖状物为主的写景之作了。而“意境”却无比嫌疑,因为“意”与“境”二字就此可拆开用:若认同“意”等于“境界”之“内美”,则“境”就可作景物或是景观造型解,这样,“意境”就不仅能涵盖言情之作,也可网罗写景之作了,“境界”的词源局限性也就因此被超越。

《世纪初的苦魂》,第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有造境^①，有写境^②，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注释】 ①造境：王国维将意境分为造境和写境两种。造境偏重于虚构与幻想而创造的意境，其旨趣在于追求理想的表达。

②写境：是指以写实为主要特征，在文艺创作中保存较多的原生素材，其旨趣在于追求对现实生活的贴近。

【赏析】 造境与写境是王国维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境界的创造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造境，一是写境。造境即虚构之境，但要“合乎自然”；写境即写实之境，但要“邻于理想”。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渗透、相互融通。理想与现实不能截然分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也绝非水火不容。

【集评】

许文雨

案由创造之想象，缔造文学之境界，谓之造境。温采斯德（Winchester）曰：“创造之想象者，本经验中之分子，为自然之选择而组合之，使成新构之谓也。”写实之境，谓之写境。

《钟嵘诗品讲疏 人间词话讲疏》（1937年），第170页，成都古籍出版社，1983年

佛 维

诗的境界乃是实和虚,或者自然(包括人生)与理想的辩证的合金。它可以偏于实,或偏于虚,但纯实无虚或纯虚无实,都是不可能构成诗境的。诗境的基本构造方式,只有王氏所说的两种:“写境”和“造境”。

《“境界”说的传统渊源及其得失》,《古典文学论丛》,1982年第2辑

黄保真

王国维所说的“造境”是按照“理想”的模式虚构的艺术境界。他所说的“理想”是“美的预想”(石冲白译作“预期”,缪灵珠译作“预料”)。

《王国维“境界说”的内涵及层次》,《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

黄维樑

“理想派”和“写实派”则显然是舶来品,是所谓西方“近代美学”的名词,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是相当新颖的。遗憾的是,王氏介绍了这对名词后,只草草解释说:“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所以“虽写实家亦理想家”,“虽理想家亦写实家”。静安连一个实例也没有举出来。

《中国古典文论新探》,第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